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六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二

宋 呂本中 撰

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不
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
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
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
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

侯入

杜氏注術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劉氏傳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則其曰衛甯喜弒其君
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弒焉

劉氏意林甯喜弒其君剽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
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

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弒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喜之貶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甯喜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

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武夷胡氏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

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
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邪范粲桓
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
旨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
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
者恆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因於心

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
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
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
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傳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為
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穀作
座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生佐惡而
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
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
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

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
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眊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烹伊戾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武夷胡氏傳宋寺人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譖於宋
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
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

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陸氏纂例殺其君剽故也

劉氏傳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

氏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左氏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

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

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

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
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
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奂

公作
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
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

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

殺作

出奔晉

左氏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
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
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
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

信者

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

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

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喜弑君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弑之名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高郵孫氏曰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術衛侯術德喜

之迎以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
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者然衛侯
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弑卓
子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晉
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
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書之亦相類
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戌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馯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以
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夫以
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

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武夷胡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

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
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
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
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
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荆
楚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
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劉氏權衡曰歷家之術求閏餘

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
正文朔反不能置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傳二十有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

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

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

嫫盧蒲嫫曰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

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

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遂見

慶封慶封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

盡俘其家其妻縊嫫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

則無歸矣乃縊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

子之

子之慶舍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今還

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

冬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

嘗於大公之廟慶舍蒞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

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

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
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荆楚日熾中國日
微故公遠朝于楚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
王人來告喪

杜氏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氏傳楚康王卒

武夷胡氏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
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
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則故不必每月發傳
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
預專據左氏說經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
策常體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

親祿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至于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
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
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寃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在晉不書在
楚書者惡襄

公久在夷狄為
臣子免錄也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
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劉氏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
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
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為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
季武子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國人屬焉取卞以自
封使公治告于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

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
諸侯榮成伯強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
武夷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
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
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
君也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
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
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

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庚午衛侯術卒

閻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弒之

公羊傳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閻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于人
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
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
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
人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泰山孫氏曰閹門者不言盜者閹微於盜也不言殺

者明弒有漸也微者猶言弒吳子餘祭况大者乎
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故曰閻弒吳子
餘祭以惡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公作齊

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

公殺並有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見大叔文
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武夷胡氏傳晉平公祀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祀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
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
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
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
城杞之後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邢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晉平城
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
夷禮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
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
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弟兄迭為君而
致國乎季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
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亾
焉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

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
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
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
成尊於上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乙未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奈
何止則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
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
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

公作
顏

來聘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

公穀無宋字

伯姬卒

左氏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婦人以

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

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
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
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
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

年公作

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傳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
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
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穀梁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杜氏注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不言出奔周無外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
奈何僭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僭括也
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

殺無
宋字共姬

左氏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

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
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
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

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
伯有氏三十年秋鄭伯有嗜酒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
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于子皙氏伯有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於襄

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
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
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
曰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
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

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
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
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
非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
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伊川先生解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

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劉氏意林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

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
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
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
而子弑父如是則大倫滅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恆之變則
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
矣豈以姑息愛之哉

武夷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

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
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
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
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
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
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
之也世子弑君是幾于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
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

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
徧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
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
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
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
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

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武向戌子

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杜氏注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泰山孫氏曰非正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呂氏曰不薨於路寢已非正也而又薨於楚宮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杜氏注不書葬未成君

泰山孫氏曰襄公天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

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
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
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
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劉氏傳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伊川先生解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
弑也故書國人

武夷胡氏傳經以傳為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
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

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

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

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

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

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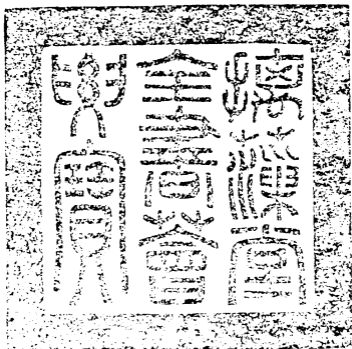
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寢

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攷傳之所

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

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可也

春秋集解卷二十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十三

宋 呂本中 撰

昭公

名稠 襄公子 景王四年即位 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公作酌

宋向戌衛齊

公作石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

公作軒

虎許人曹人

于虢

公作郭 穀作郭

左氏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

杜氏注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歆血

晉人

許之三月甲辰盟

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其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

尊尊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

趙武

三月取鄆

公作運

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
求貨於叔孫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請
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
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
焉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伊川先生解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

杜氏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傳秦無大夫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

公作邾妻

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穀作原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宗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
為三伍為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
之大敗之

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

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武夷胡氏傳大鹵大原也案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儼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襄陵許氏曰亂世逐爭竒變滋起兵車重遲寢廢兆

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

公穀並
無與字

出奔吳

左氏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伊川先生解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
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
公子可立也莒展與出奔吳為弑君者所立而以
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

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宮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呂氏曰密州以前歲十一月遇弒展與順衆人之情而立立而不討賊其罪可知也

叔弓帥師疆鄆

公作田運

左氏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宮亂也

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城

亦同此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之類

葬邾

公作邾妻

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

公穀作卷

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

問王疾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干出奔晉葬王於邾謂之邾教使赴於鄭伍舉問

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為長

杜氏注不以
篡弒赴諸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
為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
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
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
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所見之世
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

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
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
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
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
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
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郊教實弒而
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

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蘓氏曰君弒畏偏而出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

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於徐吾氏徐吾氏歸於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云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劉氏意林道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服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吾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

矣數猶數數也進之不以禮節者謂之數

莊子曰彼於致

福未數數然左氏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也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武夷胡氏傳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
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
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

公作泉

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襄陵許氏曰春秋卒葬諸侯有大小之體有褒貶之
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吾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
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

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
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
也否則是一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晉厲公殺三卻立
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
於趙村衛獻公蔑冢鄉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
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
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
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作雪

武夷胡氏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

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
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
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
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
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

公作小邾
姜子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

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

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
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
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
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伊川先生解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為霸者之

事

泰山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
十年此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楚
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楚子得以大合諸侯於此者
桓文既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
狄故也故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吳楚迭制
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

事無所救不足道也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吳夷狄也于祖于向是以殊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也以夷狄會夷狄又何殊乎

武夷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

於鄆城竟莫校畏其彊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
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
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墜楚盈而
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
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
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勿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
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
隣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

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為倍亂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綱常隳棄之意也

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諸侯同盟矣而叔孫

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湜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往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公殺
作厲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
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
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
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
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
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

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
軍遷賴於鄔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
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劉氏權衡曰遂滅賴左氏曰賴子面

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固謂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

公羊傳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杜氏注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賴國義陽隨縣

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

九月取鄆

穀作
繒

左氏傳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

杜氏注鄆莒邑

劉氏傳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鄆國也曷為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為附庸乎莒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
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既立所宿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
使為政叔孫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
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勿進則置虛
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

相之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
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
子殺諸塞闕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
臧氏杜氏曰季孫不欲親其議救
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初作中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陸氏纂例譏作舍自己也

詳見桓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
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
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

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
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陽貨專季
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
微詞以著其罪也

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
豹之有力於公室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讐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刑案見惡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弗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
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公羊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

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武夷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

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呂氏曰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故言及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

公作潁
穀作責

泉

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

杜氏注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

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

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

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是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武夷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
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
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
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

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傳杞文公卒

葬秦景公

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杜氏注云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
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
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
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
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
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遠罷

公作
頗

帥師伐吳

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
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廩尹弃
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代其誅故書
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
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

寢彊

冬叔弓如楚

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

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

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於甯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
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罍耳
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爾雅云暨及也又曰暨不及
也今據實言之乃是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一言
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

內且非魯之志也

泰山孫氏曰暨不得已也齊來求平不得已而從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為暨齊平者燕也案去年齊侯伐燕左氏見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涖盟足明齊魯為此平也

武夷胡氏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
結婚彊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
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
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
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
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
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
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啟疆來
召公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

公作舍
後同

如齊莅

公穀
作涖

盟

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
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卒

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
唯已所利取鄆濟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
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
日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
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緇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
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
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
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
也親而殺之惡也

劉氏權衡曰穀梁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云

云此問之非也鄉曰陳
公子者乃其常稱耳

陸氏纂例齊商人殺舍舍亦兄之子而不言弟者齊
昭公已卒則商人無兄故殺君之罪重於兄子故
從重者也大子輕於君故於陳招書弟以明其重
也

詳見桓
十二年

常山劉氏曰夏四月陳侯溺卒則是陳侯既病可知
矣招乘間殺君之嗣志欲取其國爾蓋不特骨肉
相殘也

武夷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

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叔弓如晉

左氏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杜氏注
賀宮成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
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
謂可弔者也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滋甚則安
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
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勿慮圖唯宮室之崇

以為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庫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氏傳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

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三者皆宜見討唯干徵師無罪故

稱陳行人以別之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為君
也故不曰子

秋蒐于紅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

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

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流旁握御鞶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馬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杜氏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
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
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
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劉氏意林姦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
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
易地理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

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

呂氏曰無事而動衆且時

失也劉原父以為姦臣將蔽其君而奪之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如此之類皆求之太過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慝也夫子以招推罪於過故獨書招殺大子也不書招殺過過之罪自當死宜為國討也

襄陵許氏曰過與殺世子者也不書過殺世子招首

惡也招首惡則曷為與其討不與其討是以歸之
衆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奘

公作
瑗

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杜氏注
孫吳悼

大子偃師
之子惠公

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穀梁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奘

惡楚子也

杜氏注復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奭招之黨楚殺之
泰山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
之陳孔奭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
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

葬陳哀公

左氏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
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
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
陳也九年陳災同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廩會楚子于陳
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
諸國之大夫會之非會禮也故志我焉

許遷于夷

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於許

夏四月陳災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傳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陸氏辨疑趙子曰公穀作火左氏作災案前後未有

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當不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之所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其例也故當依左氏為災

武夷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

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期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勿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

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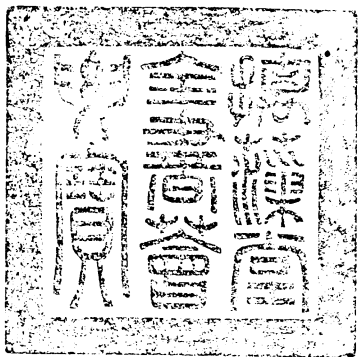
杜氏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

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

冬築郎囿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勿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

春秋集解卷二十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